

147292

扭曲的星辰

[美] 唐·洛西塞罗 / 著 曹 敏 王 燕 秋 海 /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

北京联大

00074699

献给

我的兄弟纹斯

序 言

我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再入眠，我的鼻孔里充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儿，妇女和儿童尖厉骇人的喊叫声袭击着我的耳膜，死亡的骨灰沾满了我的肺部。我知道每当我念诵悼亡祈祷时，我的嘴唇和舌头就会颤栗，祷词还未念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然而我所不知的，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的，是为何那几个人总是活生生地浮现在我面前，是那样痛苦。几千几百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都在他们面前稍逊一筹。为何我颤抖着躺在床上，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时，他们的形象像是刻画在空气中，凸映在我眼前，用那刀子般的目光刺向我，那是无声的控诉？毕竟，他们是刽子手的同胞，身体里流淌的是同一个种族的血液。我的泪水已流干，目睹了数不尽的尸体，这么多年后为什么还要为他们而哭泣？难道我不是他们的牺牲品吗？抑或我在饱受折磨之时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，以致找不到答案？而且无论我怎样祈求造物主

赐给我答案，他依旧保持缄默和躲避着我；在那扭曲人性、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列布林卡，他也是一言不发，消形遁迹。特列布林卡……如此迷人的名字竟和一个令人作呕、不可言状的地方联系在一起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

我叫海因里希·哈特斯坦，一个好看的德国名字，是不是？我父母为自己是德国人而颇感骄傲；尤其我父亲，十分崇敬这个接纳他的国家及其迷人的文化遗产。这里是众多诗人和哲学家的出生地。歌德的故乡在德国，他的《浮士德》是人类不屈精神的至高象征；创作了《智者纳旦》的莱辛亦生于斯长于斯，在充满偏见的世界上，他的哲学剧成为鼓吹宽容的震撼人心的呐喊。难怪我父亲在第一次大战中，如此情愿和热切地为帝国的皇帝献出了鲜血；为正义的事业失去了一条腿，在他看来是种荣誉，他心存感激而且对得到的回报——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——感到心满意足。

我记得许多年前，父亲常让我和妹妹们围坐在他身边，嗓音微颤地对我们说，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的国度是如何的有福，德国和他的出生地俄国简直是大相径庭，在后者，犹太人就是大屠杀的同义词，每时每刻都要经受痛苦和死亡。接着他便祈祷：“赐福予主，赞美主的名”。从传统意义上讲，我父亲虽不笃信宗教，却在儿时积累了不少类似上述度

诚的句子，尽管他坚信入了德国籍，上帝必将成为他的保护神，强似念上百条祈祷文。他书房里的一只玻璃柜里放着一条他作战时系的腰带，连同他的铁十字勋章展示在那里，腰带上刻着“上帝与我们同在”，便是他一直受到上帝庇佑的佐证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哈特斯坦比他俄国的家姓苏穆尔斯基的确听上去顺耳得多。

我妈妈埃斯特·法因贝格正好和我父亲的性格形成互补。她是第二代德国人，没有教徒式的外在狂热，但在效忠帝国方面一点也不比她丈夫逊色。她的家族在繁华的德国南部大都市慕尼黑创立下名声；法因贝格的名字在德国和欧洲家喻户晓，是高质量家用和工业用取暖设备的代名词。

我妈妈是她姊妹中最小的，但性格最为桀骜不驯，孩提时她就极不服管。尽管她生性倔强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成了家人的掌上明珠，父母和姐姐们都极尽能事地宠她。尽管如此，当18岁的埃斯特在一次晚饭上宣称她爱上了一名士兵时，法因贝格一家人仍是惊讶得目瞪口呆。女儿要嫁给一个当兵的对她父母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，于是遭到他们竭力反对。雅各布·法因贝格挥舞着手臂，仿佛在抵挡一群大黄蜂；他妻子萨拉扼腕喟叹，身子在椅子上前后摇摆，嘴里祈祷不停，面颊完全失去了血色。当他们得知哈特斯坦中尉好歹还是个犹太人，而且他当兵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成为德国公民时，多少获得些宽慰。但他们仍感到惴惴不安，因他是个外国人，而且显然抛弃了自己的祖国。

然而爱情终归占了上风。年轻的埃里克·哈特斯坦才思聪颖、能言善辩，全心全意地爱着埃斯特。此外他答应我外祖父，婚礼按传统的犹太方式举行，并且在整个婚礼期间对

犹太神父毕恭毕敬。雅各布·法因贝格建议他退役后应考虑在家族企业任职时，埃里克亦未提出异议。当时正值1904年，并非中世纪，慕尼黑60多万人口最热衷的是文化和经商，对战争毫无兴趣。那时整个欧洲都一致认为，除巴黎外，文化和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就要属慕尼黑了。

我父亲退役后，在外祖父的公司里任职，自己也组织起了一个家。1906年5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我诞生了，我这个健康的男婴将使这个新家庭的名字和荣誉得以延续。

我们家在未来的几年里过得很幸福。我父亲承受住了他在法因贝格取暖设备公司面临的所有挑战。他的勤勉和才干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外祖父当时已确信，埃斯特在选择丈夫上没有误入歧途，于是开始栽培我父亲做他的继承人。随着我父母经济地位上的日益改善，我家在庆祝1913年新年时租下了一处富人区的一栋漂亮宽敞的公寓。

然而时局迅速而不留情面地发展着，1914年夏季，欧洲跌入歇斯底里的状态。不同的阵线开始形成，战争的威胁阴云密布，整个德国人的情绪在慕尼黑集中地体现出来。大企业、工会、知识界、学生和军界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，每一个阶层都呼吁着报纸上天天登载的对正义的要求。连反对武力的雅各布·法因贝格也卷入了这民族狂热之中，他于8月1日站在市政厅前，聆听了皇帝呼吁和平的请求遭到拒绝的公告。从此德国正式与俄国宣战。

曾经一度，我外祖父也夹在人群中挥帽呼喊：“皇帝万岁！军队万岁！”但两天后德国向法国宣战时，他却开始心存疑虑。面临联手攻击德国的国家，德国应奋起反抗，对此

他从未有过质疑，而且他也意识到，从买卖人的角度看，即将暴发的战争可使他获取暴利（政府将需要大量他的公司生产的炉灶和其他产品），但他骨子里仍认为，即使是最正义的战争，其本质仍是邪恶的。他为自家人担忧，尤其是埃斯特。埃斯特丈夫的部队，第16巴伐利亚后备役步兵团已仓促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在法因贝格取暖设备公司务色一位能替代他女婿的人选绝非易事，而且他也会想念那位年轻人，愿上帝保佑他安然无恙地返回。此外，埃里克^①入冬之前怕是回不了家，见到他第二个孩子出世的希望也就十分渺茫了。

然而我父亲在前线作战的经历却短暂得如昙花一现。他们连队的装备极为短缺，只有为数不多的机关枪、电话设备和替换新兵油布帽的钢盔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在慕尼黑火车站开拔时，却慷慨激昂。火车开动时，强有力的男人的声音响彻天空，小伙子们放声歌唱，仿佛去参加狂欢节，而不是到异国他乡去送命厮杀。

火车沿莱因河开去，沿途经过许多美丽的城堡和风景如画的小镇，父亲对他所见景致的描绘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他们在比利时边境附近下车，顺利地进入了那个敌对国。接着便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急行军，沿途所见毫无战争厮杀的踪影，最后巴伐利亚步兵团抵达佛兰芒城伊普斯的郊区，准备对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和比利时守军发起猛攻。

几年之后，当我父亲的爱国热情荡然无存时，他才讲述了他伊普斯战斗中扮演的毫无戏剧色彩的角色。

① 埃里克即海因里希·哈特斯坦。——译注

1914年10月28日，埃里克·哈特斯坦中尉参加了德军的主攻。他们的目标是从侧面迂回包围比利时和荷兰，夺下伊普斯城。继之再对法国发起闪电式进攻，从而使轴心国大获全胜。士兵们急于要与敌人交兵，急于要惩罚比利时人，甚至变节的英国人，后者的参战使德国举国上下都在高呼“愿上帝惩罚英格兰”的口号。我父亲急不可待要证明他是效忠国家的斗士，因而那天清晨率领他的部下穿过浓雾时，他唯一的恐惧是无法体现出他的忠诚。倏地，一声爆炸当场令两名士兵变成齑粉，他的一条腿也被炸得血肉模糊，而他竟没听到炸弹飞过来时的声响。因此大约只参战了两分钟，埃里克·哈特斯坦中尉便以英雄的身份衣锦还乡，回到了他爱妻的身边，重新在法因贝格公司担当起要职。

我父亲从慕尼黑的一所医院出院后的一个月，我妈妈生了一对漂亮的孪生女孩。我父亲用口音浓重的德语对我外祖父母说：“我失去了一条腿，但上帝仁慈，赐给我两个姑娘。这交易很划得来，是不是？”

父亲装上了一条假肢，只得以旁观者的身份观望着战争的进展。最初他总是得意地微笑，因为每天都从前线传来报捷的消息。后来他意识到，德军并未像其领导人声称的那样屡战屡胜。法英军队死守住巴黎和马尼河的前沿阵地，致使战争格局发生了变化。根据他对敌军实力的推算，他晓得堑壕战最终必使德国灭亡。然而东部德军在军事天才保罗·冯·兴登堡将军的率领下取得的一次次胜利，却足以驱散人们对即将降临的灾难的疑虑。1915年，德军潜艇开始袭击敌军船只，我外祖父担忧潜艇战若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，美国很可能会被迫参战，然而别人对他的忧虑不以为然。一个商人

对战争能懂得多少？

我孩提时发生的许多具体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家人常给我讲一些过去的故事，因而这当中有多少已衍变成我自己的经历，我实在无法说清。我外祖父和父亲之间的激烈争吵是我亲耳听到的，抑或在儿时从朦胧中获得的印象？为什么在后来的岁月和其他地点，这些印象会浮出我的脑海？我知道个中原因，我绝对知道……

它常常发生在特列布林卡，通常是在深夜，某个人会莫名其妙地发出一声尖叫，那不是人声，那声音里仿佛包容着整个宇宙的痛苦。没隔几分钟，又传来一声叫喊，接着又是一声，直到所有的喉咙都发出了震颤，似乎唯有这群体的嘶喊才可能惊醒创世主。这时，即使是卫兵中的魔鬼也没了主意，拿不准是否该殴打我们让众人沉默。也许他们感到那喊声是来自一群尸体，面对已死去的僵尸，他们的拳头和棍棒无论如何派不上用场。我们的苦难撕裂着凄凉黑夜的沉寂，我不知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是否还能止住那嘶喊，反正我已不能，我要继续这喊叫，在黑夜中，在特列布林卡，在这白纸黑字之间。

我外祖父和我父亲之间有一次争吵深深地印在我记忆里。那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全家像往常一样去探望外祖父。外祖父的房子很大，父亲和外祖父坐在舒适的起居室里。我坐在父亲的膝盖上，他将断腿的根部靠在沙发扶手上。

外祖父把一份报纸朝父亲跟前一推，激动地说：“鲁丹道夫被任命为军需局局长，这正中你的下怀，是不是？可这

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。告诉你，埃里克，他是个魔鬼！”

我父亲温和地一笑，就像听到一个孩子说了一句无伤大雅的天真话。“我说，雅各布，干么这么激动？德国正在打仗，战争期间，军人比说教者用处更大。连你也得承认，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是我们的幸运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他首先是个爱国者。语言不值钱，有人说过许多话，但并不一定真那样想。”

外祖父脸涨得通红，答道：“只要说的话是针对犹太人的，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想。这一点别人不知道你总该知道。你离开俄国，不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村庄里都有鲁丹道夫那样的人吗？你怎么会认为这儿和俄国就不一样呢？难道你没读过有关他的文章吗？还是你自认为改了个名字就不再是犹太人了，所以无所谓？”

我父亲把我从他膝头抱下，放在地毯上。他身子前倾，脸也涨得通红，扯着嗓门说：“请别对我说教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存恐惧，但我告诉你，俄国跟德国跟本无法相比。至于我是什么——我首先是个德国人，其次才是犹太人。而且不管你承不承认，雅各布，你也一样，就算你满脑子里装满了犹太复国的胡思乱想也没用。这是我们的国家，不是沙漠里幻想出来的国度。当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四处乱飞时，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没有区别。”他开始用劲揉他的大腿，我常见他在上了一天班后，晚上就做这种动作。

外祖父刚要反驳，我妈妈走进了房间。她用手指指点着两个男人，说：“你们俩又吵起来了？真不像话！与其吵嘴，还不如去餐厅尝尝妈妈做的布丁。走吧，像两个孩子似的和

好讲和。”

妈妈帮着父亲装上他的假肢。他们走到厨房时，外祖父和父亲再度欢快地笑起来，妈妈站在他们俩中间，一只胳膊搂住一个人的腰。很久以前的当时，她的爱心便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。

1917年的头几个月，外祖父家的气氛反映出慕尼黑全体市民的心绪。人人皆知的巴伐利亚式的欢快乐观情绪逐渐被迷惘和无奈所取代。小酒馆里过去充满笑声和音乐，如今却传出刺耳的政治辩论。各方唇枪舌战，然而对战事的进展却无济于事。凡尔登战役整整打了一年，但尽管连篇累牍地报道在法国取得了巨大胜利，德军却无法挺进巴黎。人人都认为法国已被击败，俄国人伤亡惨重，然而战争却仍在继续。最初人们以为这是件易如反掌的事，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、充满血腥味的徒劳争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愈来愈多的人脸上都挂上了凄惻悲凉的痛苦表情，因为他们的丈夫、父亲、兄弟和儿子的肤体被炮弹和刺刀肢解，他们的肺部和眼睛被毒气灼毁，他们躲在地球壕沟里进行的这场拉锯战已失去任何意义。其实他们的政府已背着他们派出了乞求讲和的试探者，但这一乞求或遭到拒绝，或因敌对国的条件过于苛刻而无法兑现。任何德国人都不会接受解散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条件。而且为什么德国须支付巨额赔款呢？似乎战争的罪魁唯有德国一家。几乎每晚，我父亲都要发泄他日益膨胀的气馁和忿懣，虽然他也摸不准前线的僵持局面到底该怪谁。

“这能让你相信吗，埃斯特？”我父亲常一边揉着腿一边说，“我们已扼住了他们的咽喉，却又让他们跑了。要是我

们坚持到底，肯定能把他们打得粉身碎骨。我们的将军真见鬼！他们难道丧失了勇气和目标？再瞧瞧那些新兵蛋子，简直丢尽了人。比我在伊普斯战役时的部下差远了。更糟的是，我们的帝国里还有一帮失败主义分子，我读了他们令人作呕的小册子，纯粹是一群猪猡！他们竟然让我们像胆小鬼似的投降，亏他们想的出！”

我妈妈耐心地听着他的激烈陈词，只希望父亲是泛泛而谈。但父亲不久就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自家人。

“还有一些人，比如你爸爸和他那些狂热的主张犹太复国的朋友。他们不效忠自己的国家，反倒向往一个充满阿拉伯人的鬼地方。难道他们看不出，德国曾给过他们多少好处吗？他们在这儿又成功又富有，难道他们不明白？要是你爸爸那样的人在俄国或波兰，他们会是什么命运？怪不得许多人都说犹太人的坏话！”

每逢此时我妈妈就打断他，轻声责备他不要让孩子听见他在说外祖父的坏话。父亲便嘟囔几声，抱怨女人对重大事情一窍不通，然后便拿起报纸钻进书房，重新阅读战事的最新进展。

不久，父亲杜撰出种种理由，礼拜天不再陪我们去外祖父家。一旦他去了，总要和外祖父大吵一番。有一次吵得很凶，令我记忆犹新。我和妹妹朱塔、乌塞拉都呆在宽大的厨房里，看我妈妈和外祖母做面包。我特别喜欢观看她们制做，因为她们有时允许我帮忙。我乐意捶打小山似的发面团，然后看着它像泄了气的气球似的渐渐瘪下去。我父亲和外祖父走进后者的书房，关上了门。门刚一关上便传出争吵声，厚厚的橡木门也捂不住他们愤怒的声音。

“不，需面对现实的是你！这场混蛋战争中不会有赢家，埃里克！”外祖父大声反驳着，我们没有听见父亲说一句话。“我们都是失败者，难道你弄不明白吗？皇帝和他的将军们出卖了老百姓。我们被迫参战的说法是弥天大谎，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上当。相互屠杀难道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吗？该清醒了，埃里克，别再扮演好斗的傻瓜了！”

我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。“可即便这样也没有影响你牟取暴利，雅各布，是不是？”他答道。“我没见你为了舔食盘子上的一点猪油而舍不得洗盘子，也没见你吃木屑做的面包。那都是别人吃的东西。可你最近拒绝了多少政府的合同？只要这样做对你们这帮卖国者有利，你就觉得理所当然吗？”

“买卖上的事你懂多少？”外祖父也忿然地说，“你为了盘子扁豆就抛弃了自己的家庭、祖国，不惜改名换姓，你的根和自我在哪儿？你还有资格谈卖国和效忠。难道你看不出，在这儿你除了是个浑身散发臭味儿的犹太人外，什么都不是。睁开眼正视现实吧。”

“现实？谁的现实？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？许多犹太复国分子后来都皈依了伊斯兰教。你根本就别想蒙我。”

“你的眼已经瞎了，用不着蒙，哈特斯坦先生，”外祖父声音颤抖地反击道。“也许你该读读你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写了些什么，比如同你一样效忠帝国的休斯敦·钱伯林。他说这场战争是反犹太人的，在他看来，犹太人企图奴役整个世界，许多慕尼黑体面的公民竟然赞同他的观点。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具有毒蛇的本事，脱层皮就能脱胎换骨？恰恰相反，迟早有一天他们掌了权，就会让你认清你的本来面目

——来自俄罗斯一个小村落、名叫叶马·苏穆尔斯基的一个可悲的犹太人，而你却一直意识不到，你是逃出狼窝又入了虎穴！”

虽然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们激烈争辩的内容，但在后来的岁月里，那些争辩却总是响彻在我的耳畔，其中的道理也惊人的清晰。父亲也记得他和外祖父的冲突，只是在很久以后他才再度提起它。

自那天以后，我父亲很少再去外祖父家。他继续在法因贝格企业做事，但显而易见，公司的继承人已不再是他，这一角色转移到外祖父的新宠儿所罗门·福格尔桑身上，后者在公司任会计师，娶了我妈妈的姐姐雷切尔。所罗门是法因贝格家的远房亲戚，因天生一条腿跛足而免服兵役。他虽身体有缺陷，却极赋幽默感。我父亲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无法让所罗门姨父同他进行一本正经的争论；后者总能在任何情况下创造出一派轻松的气氛。

每当我父亲想与他讨论战事或就他们岳父的犹太复国思想、询问他的观点时，他便说：“埃里克，这场战争打赢也好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找到家园也罢，都找不回你已失去的腿，也不能使我的跛腿变正常，因此还不如喝几杯杜松子酒，谈谈女人的好。”

1917年春天轴心国大获全胜。俄国庶几全面崩溃，意大利根本不是德国及其同盟的军事对手，所向披靡的潜艇给盟军的舰只造成重创。我们在学校里高唱爱国歌曲，听老师不厌其烦地说只要德军再稍加努力，胜利便唾手可得。许多小男孩不胜感伤，因为还没轮到他们在战斗中显露骁勇，战

争就将结束。而我在情感上却矛盾重重。一方面我很愿意和同学在课间时玩打仗游戏，谈论勇敢的战争事迹，但无论我如何努力，总觉得受到冷落。或许我受到了外祖父的影响，也许他帮我意识到我所处的现实：别人觉得我与他们不同，因为我是犹太人。我记得我没遇到敌意，至少开始没有。后来我意识到，别人之所以能容忍我，是因为老师和同学都晓得我父亲参加过战斗。班里另一位犹太男生，希尔施·格林费尔德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。学生们奚落他，骂他，总威胁要揍他。幸好老师常出面阻拦，但他也不惩罚挑事的孩子。我觉得很担忧，于是去问我妈妈，希望她能对我解释为什么别人老欺负希尔施，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。她的回答令我不太满意，她只是说小孩有时有意犯坏，但只要我高高兴兴，彬彬有礼，他们会把我当朋友看的。然而她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神色告诉我，她说的并非实话。

那一时期，我父亲的心情十分低落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果真像老师说的，德军胜利在即，他应大喜过望才是。过去他总坐下来逗我和妹妹们玩，还跟我聊些学校的事，现在他却判若两人，下班后就一头钻进书房，连吃晚饭时都不露面。妈妈的解释是他需要休息。然而事实是他在私下酗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不是为了麻木自己以减轻战争留在他身上伤痛，就是为了忘掉他内心日益强烈的疑惑和恐惧。4月，美国终于参战。

1917至1918年交冬之际，形势每况愈下。人们的情绪由无奈变得忧郁和疲惫。我父亲的酗酒愈演愈烈，已到了早上无法和不愿上班的地步。妈妈告诉他应对家庭负责，而且酗酒对他身体没有任何益处。当这一方法无济于事时，她便指

责他软弱，没有责任感。父亲不喝酒尚清醒时，便脏话连篇地反击她，说他悔不该在打仗时死掉，否则非被一个疯女人唠叨死。每逢父母争吵，我们孩子就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争吵完后，妈妈总是独自哭泣，父亲则趑趄着走出家门，蹒跚到街角一家小酒馆里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，然后让别人搀扶着返回家。

“你疯了吗，埃里克？”外祖父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。那是个冬天的夜晚，外祖父自从那次与父亲大吵了一番后，还是第一次来我家。我从床上坐起身，倾听着。“你在毁掉自己和你的全家，难道你看不出吗？要么就是你根本不在乎？”我听见妈妈微弱的啜泣声。“我告诉你，”外祖父接着说，“你要是再不悬崖勒马，你家就会发生悲剧。”

我父亲回答时嗓音嘶哑，由于喝酒过多，而咬字不清。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这个畜生！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对我指手划脚？我可是为你这类人洒过鲜血的人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像收音机被调低了音量。我从床上爬到地上，把门推开一道缝。父亲坐在餐厅的桌子旁，两手抱头，面前摆着半瓶子酒。外祖父站在一旁，一支胳膊搂着我妈妈的肩膀，手指颤抖着。

“是的，你流了鲜血，纯粹像个傻瓜。你对那些他们灌输给你的愚蠢口号坚信不移，以为会获得什么荣耀，我差点儿也信了他们的话。可这些口号现在怎么不喊了？荣誉在哪儿？难道瘸了一条腿变成个酒鬼就是光荣吗？这就是你要感谢你伟大的皇帝和我们国家的地方。这就是他们赐给你的奖赏。”

父亲的嗓音比外祖父的更加尖厉。“我们的国家？亏你